

种谷记

067.7



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

種穀記

RAMA

柳青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總 49 中 3 32 開 408 定價頁

種 穀 記

柳 青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四九年五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華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5001—10000

(乙) 定價 11.00 元

一

晌午一過，受苦人放下飯碗，鬆一鬆腰帶，不管變工的不變工的，吃上一兩鍋煙，都上地去了；婆姨們洗完傢匙，有的到紡織組長那裏去比賽，別的便在自己窯裏坐下來紡線子。無論誰都似乎無牽無掛，一心一意做着自己的活。王家溝村裏一片嗡嗡的紡車聲，布架吱吱呀呀地叫喚，再加上小學校的學生娃們盡嗓子高聲唸書，把一個偏僻的山村喧嚷得生氣勃勃。但從外表看來却依然寂寞，耕了一上午地的毛驢吃過草料，精疲力竭地在拴牠的陽場子裏丟盹，狗伸展了頸子和四條腿，在暖烘烘的太陽底下睡覺，老母豬則率領着一羣豬娃子在村道上漫遊。此外，你在外面幾乎見不到甚麼人影，只有這村裏的行政主任王克儉的老婆，每天一到這個時候，便在她窯裏坐不

穩了。

這老婆隔不一會便擰着胳膊，顧着一雙古時小脚，用細碎而迅速的步子，到大門外來望一回。隨着時間的愈來愈晚，她出來的次數也就愈多了。要是夏天，人們很容易了解，那是因為她們住宅下邊那塊土坪上的兩卜蘋菓快要紅了，她時刻提防着甚麼不三不四的過路人或者村內嘴饞的頑童『糟踏』，甚至有時把那隻兇惡的黑狗拴在樹根上，她也是放不下心。但現在距那個時節還早，這才陰曆三月中旬，菓樹剛準備開花，大部分人家的穀地都翻過了，却還沒有開始安種，受苦人正耕着高梁。老婆每回出來都焦急地看看愈來愈偏向西邊的太陽，轉回去的時候沉着臉，皺着眉頭，唉聲嘆氣地嘮叨個不休。

不知是她第幾回走出大門的時候，拿着兒童團的木刀的兩個學生娃又來了。看見她出來，他們在半坡上停住了。

『大孀子，』其中的一個彬彬有禮的說：『我大叔還沒回來嗎？』

『回來了！』她說着反話，氣憤地拐過頭去，不知是討厭他們，還是有意不給他

們聽見，背轉臉恨恨地說：『三回九轉！又不是個甚麼東西，回來我還把他贖了？！』

『先生說他們等不上，他和農會頭前走了，叫他回來趕緊到鄉政府開會去哩。』兩個學生娃背誦一樣完成了任務，便蹦蹦跳跳地跑回學校去了。

她朝前溝裏的大路上望了一陣，又長長地嘆了口氣，轉了回去。

『就像是地裏釘了橛子，把他們拴住了。』她回到窩裏對正在紡線子的媳婦愁苦地說：『父子兩個都不是娃娃，又不是不曉得遲早。村裏不管誰家，都吃了飯，快半後晌了，咱還等受苦人回來，真像是同人家不是一個皇曆過日子……』

『噲噲噲……』媳婦無精打彩地搖着紡車，很守本分地不加評論，也不附和。

媳婦在初過門的一二年，爲了表示對婆婆的尊敬，會像應付生客一樣應付過她；隨後她摸清了她的脾氣，經常發現她一個人的時候也在說話——批評老漢和兒子們，咒罵雞和狗，抱怨衣裳和傢具……當感到應付不暇的時候，在得到娘家媽媽的同意之後，她才對她改變了這種態度。改變以後，婆媳間像現在一樣，仍然和諧。現在，媳婦搖她的紡車，婆婆坐在炕沿上，用木梆子纏線子。她不時冷然哼一聲，停一會又嘆

一口氣，顯示她腦子裏不停地在發愁。忽然，外邊又有了響動，她一溜下地，便匆匆忙忙出去了。

『甚時光了，這才回來……』她說，出了門限又調轉頭朝媳婦叮嚀：『看飯！』但她出得大門一看，幾個在桃花鎮賣炭的趕驢漢從大路上有說有笑地過去了，她的老漢和小子上地去的那條路上，仍是空寂無人。她轉回來的時候，媳婦已在燒火熱飯。

『怎麼？不是他們？』看見婆婆灰心喪氣的樣子，媳婦奇怪地問。

『他們大概在地裏刨金子哩，』她近乎憤怒地說，坐在炕沿上，拿起木梆子：『街上集都散了，他們還不回來。灶火壓了等着吧！……』

媳婦用炭麵子重新壓了火，兩個人又恢復了一霎時前的原狀。

『真是，』媳婦見婆婆憤怒的厲害，頗表同情地說：『人家叫開會，叫得也有回数了。』

『那倒是小事！』她順口接上說，正想痛快淋漓地數說一陣：『你說老這個樣

兒，老這個樣兒，要多燒多少炭哇？你說！要是溝灘裏揀些石頭就能燒，那好了！一畝炭邊區票也快上三百了，你看怕人不怕人，就和燒錢一樣嘛……」

媳婦搖了一會紡車，剛抽了一條線，又停下來。

「餓……」她頹唐地歪起頭，慘然一笑說。

「我不是？」婆婆贊同道，放下木柈子，兩人開始坐着等受苦人回來吃飯了。

照陝北鄉村的老習慣，受苦人沒有吃飯以前，婆姨們不能先吃；這一方面也許是重男輕女的古規程，再一方面還有先儘勞動的人肚飽的意思。根據她們婆媳兩人苦惱的經驗，今年春耕以來，她們能和村裏大多數人家一齊吃晌午飯，倒是很偶然的事情。其所以如此，只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她老漢的手法過分細緻，這在政府號召精耕細作以後，他不僅毫無轉變的意思，並且以他是行政村主任的資格，一有機會便在幹部會和村民會上強調。三四年以前區上給他發過一張獎狀，他把它用劈開的高梁稈和棗刺釘在牆上，蒼蠅在上面落屎已經落得不像話了，她提議了多少回要把它去掉，他都不讓動，像符咒一樣長年掛在那裏。再是他們那條黑燕皮大驢每年春天都要給他

們生一個驢駒子，牠已經生過四個了，再過兩月，第五個便懷够了月份；驢吊着大肚子耕地，怎麼能走快呢？正是這兩個原因給了老漢不參加任何變工隊的藉口。本來他們可以少耕一些早點回來，但老漢又是個強性子人，賭氣要和變工隊比，每天也耕一垧，藉以說明他們雖不參加變工隊，也並不比旁人少耕！因此上他們隨常是過了晌午好久，才能回來。雖然如此，家裏又不能索性晚一點做飯，因為二小子在本村的小學裏唸書，他一放學回家便要吃現成的，否則不等吃飯便走了；他也和他老子的脾氣一樣，說他寧肯不吃飯，也不願去晚了受教員的批評。受苦的和唸書的各有各的理由，看起來只有她們婆媳兩人賤了……

這一天他們在名叫小廟圪塔的山裏耕高粱，却比哪一天都回來的晚。婆媳兩人等待着等待着，焦躁起來了，不由得開始懷疑他們遭了甚麼不測。媳婦提出驢是不是出了岔子，婆婆立刻憤怒地制止了她；因為不吉利的事總是只能會意，而忌諱明言的。雖然她的提示恰恰投合了婆婆的心思，並且經這一提更使她焦躁，她却提出相反的可能：他們也許從地下耕出了甚麼貴重的古器，因為貪心不足繼續挖掘去了，她知道老

漢的脾性就是那樣……。當她們忘記了肚子餓，提心吊膽推測着一切可能時，那黑燕皮大驢突然衝進大門，直端飛奔進驢圈裏去，瘋狂地用嘴急忙掀着槽裏早已篩好的碎乾草。隨後搗着農具的老漢和小子進了大門，他們的臉上照例蒙了厚厚的一層塵土。

老婆立刻像脫了險一樣輕鬆了，歡天喜地迎出去。

「不長心，你們！」她喜形於色地走到老漢跟前，說：「你看日頭到那裏了？你們不餓，我們也不餓？炭倉又快空了，你曉得不？……」

「……」老漢沒吭聲，厭惡地瞅了她一眼，便不再理她了。看出老漢餓得正想發火，又見小子賭氣一樣把鏟頭使勁扔到地下，她便一聲不響回窩裏去了。

王克儉插住了驢圈門的柵子，好像不信任他老婆似的，用手撓了攪槽裏的乾草，看它是不是篩得乾淨，裏邊夾雜了雞毛之類的東西沒有。雖然他又餓又累，但他對驢的關心比對自己還周到。仔細翻檢過一道之後，他才卸去套在驢頭上單嘴的「抽子」，然後站在槽前，還要看看牠是否照平常一樣吃草，這才安心地抓下頭巾，抖擻一下，

擦着臉上的塵土，走進窖裏去了。媳婦已經在炕邊上擺好了飯，小子已經端着一大碗，蹲在脚地的一條板凳上吃起來了。

老漢進來威嚴地蹲在當炕，拿起碗筷，盛了一碗乾稠稻黍飯（高粱飯）。也許因為在鍋裏悶得時間太久吧，飯顯得特別稠，可以栽得起筷子。他一吃起來，鬍子上便黏了許多黍粒，因為衆人都急於吃飯，一時無話，只聽見咀嚼聲。吃過幾碗之後，王克儉才似乎有力氣說話了。

『你們也真是好燒手，這一馱炭才幾集？』他開始咕嚕，嘴裏沒有停止咀嚼。

『你看？』老婆奇怪地叫起來，想起老漢適才在院子裏給她的不愉快，感到更加冤枉地說：『是咬得爛的東西，那是我們偷吃了！……』

她回了嘴，很滿意她這話報復的份量，然後輕蔑地抿起嘴來，越想心裏越是不平。憑良心，她這個『小腳婆婆』算够把家了，一雙小腳差不多每天都要踩遍大門以內的每個角落。媳婦撈柴在院子裏掉下一根，她都要揀起送到灶火跟前。水是石縫裏淪出來的，但它不能直淪在水壩裏，需要受苦人一身汗一身汗地去擔；爲了在農忙時

期節省他們的精力多做地裏的活，她都諄諄告誡媳婦節用。而她的苦心竟得到這樣的報答，老漢也真够得上一個名符其實的『大腳婆婆』了。

『要不炭也你管起來，』她瞟了他一眼，更加露骨地諷刺：『我們朝你稱斤領得燒吧？……』

王克儉忍不住，變了臉。在小子和媳婦面前，他的尊嚴被觸犯了。

『你不要尋氣！』他警告道：『我是說你們應該節省些燒，這才是耕稻黍的光，眨眼就要安種穀。一種起穀，誰顧得馱炭？耕種停當，驢肚大得又不能使喚了。村裏朝販炭戶買得燒，也要等四月半炭賤下來吧？咭咭咭咭，咭咭咭咭，你曉得甚？你？……』

『只要生端上來能吃，咱等五月六月也……』

『燒柴！』老漢斷然地截住她，憤憤地問：『我不信柴也燒完了？』

『有是還有些哩，只怕燒完了，你有炭也燒不着火……』

『啊呀！』王克儉憤慨地嘆了口氣，鄙薄地聳了聳鼻子，說：『這不就要餓死

嗎？種這麼大的莊稼，養這麼好的驢！」說着，轉臉向老婆質問道：「你做你的，往後不要多管閒事能不能？啊？……」

「我原來也不多管……」老婆最後白了他一眼，轉身朝向媳婦。

關於燒炭的事，便這樣不愉快地終止了。小兩口聽着他們鬥嘴，却不感到一點嚴重，因為他們早已在這種氣氛中過慣了。而老兩口也的確不記，隨爭吵隨便忘了，有時簡直彷彿沒有爭吵的一樣。

但這回却不同，它又惹起王克儉最近始終纏繞在心的一些念頭。他爸在世時，他們少一半種着自己的祖產，多一半則種本村四福堂財主的租地，由於和四福堂情厚，在秋收以後的農閑時期，又要他們包攬着討租粟。老人死後，他和小子繼續了這份職務，一直到新社會有了減租法令，四福堂財主拿門外的遠地同別處的地主兌換成本村和隣村的近地以後，合不着另用討租粟的人，他才失去了這一筆收入。但他們已經和老人在世時大不相同了，多一半種着自田自地，少一半租種財主的地。這幾年驢下騾子，加上新社會一切捐稅負擔都頂輕，他又添置了一些，統共已有二十六垧；而四福

堂財主的地，他是只種五垧半了。他越來腰裏感到越有勁，今年正月裏公家開始普遍訂『農戶計劃』時，區鄉幹部竟把他當做富裕中農的典型，訂得特別仔細。他們過細地，一項也不遺漏地計算他一年的生產和消費。雖然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盡可能低估進項，和他們爭執着，一再要求他們稍等一等，以便使他有時間想起一切最微少的支費，但他終歸沒有對工作人員掩蓋了他的富裕。當核算完畢的時候，他們竟宣佈他可以做到『耕二餘一』。他奇怪了：既是這樣，他家裏却為甚麼很少積存呢？他的『農戶計劃』和節令牌以及落滿了蠅子屎的精耕細作的獎狀並排釘在牆上，他自己用算盤打過不止一次：不錯。唯恐自己又看又打有誤，念書的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他說：『二楞，你唸我打！』結果還是不錯。那末他的糧食一畎一畎到桃花鎮賣了，除過賣炭、棉花和其他少數日用品以外，還有甚麼用項呢？在這家裏，他可以武斷說，沒有一顆糧食或者一張小票不經過他的手出入。老婆的確夠節省：給她一盒洋火，她幾乎會用到一年，恨不得一根一根抽給媳婦。兩個小子趕廟會要幾個零錢，都得換了衣裳要走時才向他伸手討。眼下只有一個媳婦，那是外人的老婆養的，更沾不到邊兒。

他沒有理由懷疑家裏有甚麼秘密的漏洞，也不可能伸進來第三隻手，但他却無論如何想不透這個奧妙。王克儉在小年冬學裏便熟讀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說完全跟着那格言治家的。但自從訂過『農戶計劃』以後，他對家道的一切用度，便睷得更緊，並且開始記賬，建議教員在學校的課程裏增加珠算，以便二楞能夠在這一方面幫助他，把他家裏的私賬弄得像他當行政主任的村內公賬一樣，一分一厘都不差。正因為這一點，他十分贊成區長的一句話：『莊戶人糊糊塗塗過日子……』而他的老婆却是那樣，你看誰能和她的談論甚麼計劃呢？……想到這裏，他又惡狠狠地睷了她一眼。放下飯碗，他靠炕壁蹲起來，打着火鍵，吃着一鍋煙，小子隨後剛一放飯碗，他便分派後晌的營生。

『楞子，』他噙着煙鍋說：『到野狐窪拆畔，明早去好耕。』

『我一個去？』楞子問。

『我也去嘛……』老漢說，在炕欄上碰了煙灰，便準備起身。

『噫噫！』老婆突然轉過身來，驚惶失措地叫了一聲，她這才想起教員和農會主

任叫他到鄉政府去開會的事了。她不知道這回開會是辦的甚麼工作，也不敢斷定對老漢是否要緊，加上兩人又剛剛失過和氣，因此她自覺無理地吞吞吐吐告訴了他。

「他們打發學生娃叫了幾回，」她最後慚愧地說，臉通紅看着老漢。

出她意料之外，她沒有受到指謫或叱罵。行政主任聽了，沉重地嘆息了一聲，倒回原位去了。他在頭一天晚上已經得到通知，鄉政府的信雖在學校裏，但農會主任當面告訴過他，二楞放學回來，又帶了教員的口信，而他睡過一夜，便同他的疲勞一塊兒從他身上消失光了。到地裏一捉住耨把，他不會想起任何事情，眼盯着鏟邊上無定河水一樣翻滾的濕土，差不多全世界在他的腦子裏都不存在了。

通知是吃過晌午飯便開會，而現在，他爬到窗口朝天一看，半個後晌快過去了。

他腦裏立刻浮現出鄉政府正在開會的場面——窩裏聚集了全鄉所有的村幹部，有的在說話，另外的噙着煙鍋傾聽。他走進去委實有點臉紅得坐不下去；無數眼睛會像針刺一般向他臉上扎來，一定會有有人惡作劇地開他的玩笑，鄉長或者鄉文書會固執地追究他遲到的原因，他會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感到手脚都不能自如了。這種味道，王克

儉已經嚐過不止一回，現在即使回味起來，臉上也禁不住有點發燒。……

舊社會他是個老甲長，只管得十來戶人家；保長要糧他收糧，要款他收款。新社會第一次鄉選時，四福堂的二財主王相仙竟提議他當本村的行政主任。「對！」衆人都說：「他念過兩冬書，會寫會算；又是從小給四福堂討租粟的，辦事有經驗。」於是全舉了胳膊。他還以身忙再三推諉，王相仙說：「我閑，我幫助你。」他這才難意地接了事，不管公糧公草，後方勤務，調查統計，民事調解；……點點不敢漏空子。只要上面來一封公示，他馬上拿到四福堂去了，轉出來便風行雷厲地執行。三十一年第二次鄉選，他給王相仙說了多少好話，要求不要再提他；「你怕甚？」二財主粗魯地說：「背後有我，你怕甚？」結果他重選連任了。但剛過了一年，情形突然大變了：公家發動了減租算賬的鬥爭，衆人把四福堂門倒了，他自己也沒有靠了，再不敢到二財主那裏去請教，有事只好去和農會主任商量。村裏整個翻了個過，從前不問一點村事的受苦人握了大權，農會主任，副主任，自衛軍排班長……都變成「急緊分子」了，一有點事竭力往人前邊擠。又是生產，又是文教，弄得神人不安——不是訂